

《安士全書》。尊敬的諸位同修大德，大家上午好，阿彌陀佛。請大家翻開經本，《安士全書·文昌帝君陰騭文廣義節錄》卷上，第四十二頁，新的本子第四十二頁，我們從第一行看起：

【廣行陰騭。上格蒼穹。】

我們昨天跟大家學習到這一句，這個發明我們再簡單重複的講一遍。

【上文未嘗虐民五句。皆帝君所行之陰騭也。不勝枚舉。故以廣行二字概之。】

『上文』就是這句以上的經文，從「未嘗虐民酷吏」這個五句，都是文昌帝君他所實行的陰騭。這個陰騭，方方面面的事情很多，『不勝枚舉』，所以以『廣行』兩個字來概括。在經文裡面舉出幾個例子，來概括所有的善事、好事，用「廣行」兩個字，這兩個字就是概括的意思，除了舉出了例子以外，方方面面，凡是好事、善事，都是陰騭，都應該去做，所以叫廣行。

【陰騭。洪範蔡注訓默定。而於此句不切合。似當作陰德解。】

我們上一次學習也講過了，『陰騭』這兩個字，在『洪範』蔡元定的註解，尚書洪範蔡元定的註解，註解「陰騭」兩個字是『訓默定』。周安士居士在這裡給我們說明，這一句的註解用在這個地方不適合，應該『似當作陰德解』。「似」就是似乎，應當做陰德這個意思來解釋比較適合這兩個字，如果「訓默定」，不適合此地這個意思。我們看到整篇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，的確周安士居士這個說法是比較適合我們這篇經文講的，作陰德來解釋比較適合。

陰德就是天報之。好事分陽善、陰德，在《了凡四訓》也講得很清楚，「陽善享世名，陰德天報之」。陽善就是做好事大家都知道，社會大眾都知道。有人做好事，他希望新聞媒體給他報導，登報紙、登雜誌，電視廣播來給他宣傳，讓社會大眾知道某某人做了什麼好事，這樣就叫陽善，做好事讓大家都知道叫陽善。陽善享世名，享受世間的名利、名望，社會大眾大家知道某某人做了什麼好事，大家都認識他，都知道他，對他都很尊敬、很讚歎，享受世間的名望、名利。陰德天報之，陰德是做好事沒人知道，甚至還被冤枉、還被污蔑。社會大眾大家不知道，不知道某某人做了什麼好事，但是他默默的在做。默默的在做，社會大眾不知道，不認識他，當然也不會去尊敬他，也不會去讚歎他，甚至還瞧不起他。但是在《了凡四訓》裡面給我們講，陰德天報之，陰德果報比陽善殊勝，人間不知道他在修善，但是天知道，天地鬼神看得非常清楚。所以往往這個陰德，積陰德的人，他的子孫發達很多很多代，這個果報那比陽善殊勝很多很多，很多倍。陽善享一世的名望，但陰德庇蔭後代子子孫孫，甚至有幾十代的。在我們中國歷朝歷代，積陰德給後代子孫的很多，很多這樣的例子。大家都知道孔老夫子，但是孔子在世的時候，真的認識他的人不多，很多國家也不重用他，到了後來人家才知道。所以他的子孫興旺了七十幾代，七、八十代，到現在已經第八十代的嫡孫都出來了。再來就是范仲淹、曾文正，這些都是積陰德的，很多。

所以陰德天報之，陰德果報殊勝，比陽善殊勝，因此古人都勸人廣積陰德，積陰德給子孫，不要留錢財給子孫，要做好事，這個是正確的。因此這裡講的廣行陰德，也就是廣行陰德，做好事不要讓人知道，也不要刻意讓人來給我們報導，刻意要讓人家知道我做了什麼好事。如果刻意讓人知道了，這個屬於陽善，會享受世名。

但是古人告訴我們積陰德是最殊勝的，因為雖然陽善享受世名，名大招忌，樹大招風，名聲如果大了，嫉妒障礙就來了，所以還是積陰德好。下面講：

【蒼穹天也。】

『蒼穹』我們俗話講蒼天。

【蒼言其色。穹言其高。】

蒼天，『蒼言其色』就是它的顏色，『穹』是講它的高度。

【若據日天子身衣宮殿而言。則所謂蒼者。當是青琉璃色。】

此地給我們講，若根據『日天子』，日夜的日，「日天子」，日天子這個日，我們現在知道是太陽，太陽也有人住，只是我們看不到。所以在《藥師經》裡面也講到有日光菩薩、月光菩薩，有菩薩的地方當然也有天人。日天子他身體穿的衣服，以及他住的宮殿，都是『青琉璃色』，這稱為蒼，青琉璃色的，這講它的色彩。

【據忉利天之形量言。則所謂穹者。實去地八萬四千由旬。】

根據忉利天的形量言，他的形狀、他的體量，這個量也就是他的高度，『則所謂穹者，實去地八萬四千由旬』。穹，如果根據這個形狀、高度來講，忉利天在佛經講是欲界六層天的第二層天。欲界有六層天，第一層就是四王天，第二層就是忉利天，第三夜摩天，第四兜率天，第五化樂天，第六他化自在天，這個六層天是在欲界，欲界的天人。欲界的天人，四王天跟忉利天，稱為地居天，就是這兩層天的天人，他們居住都是在地面上，沒有離開地面。根據佛經講，四王天的天人，他們住的地方就在須彌山的半山腰；忉利天的天人，他居住在須彌山的山頂。須彌山我們一般人看不到，過去有人說是喜馬拉雅山，喜馬拉雅山現在也有人登山登到峰頂上去了，那個聖母峰都有人攀登成功了，這個不是佛經講的須彌山。佛經講的須彌山，我們一般的人，人道我們看不到。不要說須彌山頂

，就四王天的半山腰我們都看不到，不是在我們地球上的這些山。我們地球也是在須彌山的周圍，根據此地講的，忉利天人住的地方，這個穹，「實去地八萬四千由旬」，就是距離我們地球這個高度有八萬四千由旬。一由旬，以我們中國古代計算這個里程是四十里，四十里比現在的公里小，但是也相當遠了，一由旬；八萬四千由旬再乘以四十，那這個高度，的確我們是看不到。這個是講穹。忉利天以上，夜摩天到六欲天，到色界天的天人以上都叫空居天，這些天人他不是住在地面，住在虛空當中，叫空居天。忉利天還在地面，所以去地八萬四千由旬。這一段是周安士居士給我們註解「蒼穹」這兩個字的意思，蒼指顏色，穹指它的高度，我們一般講蒼天。那麼這是天空。

上格蒼穹，我們人在人間，我們住在這個地球上，廣行陰鷲，做陰德做好事，做很多，必定能感得上天來庇佑，格就是感格。在我們頭上就是蒼天，蒼穹，我們能夠感動上天來保佑我們，多做好事，必定能感動上天來保佑我們。昨天我們就是學習到這一段。下面就給我們舉出兩個公案：

### 【下附徵事二則。】

『二則』就是兩個公案。舉出具體的事例，事就是實際做的事情，實際上的例子，具體的例子舉出兩個，「二則」就是兩個。第一個是：

### 【清河善政。】

『清河』是一個地名，一個地區。『善政』，「政」是政治，「善」就是善良的政治，稱為善政，反過來就是惡政，造惡業的。下面就給我們說明文昌帝君在清河這個地方，他怎麼去辦這個善的政治，他具體怎麼做。我們看下面這個文：

【帝君曰。予既離惡道。受形於趙國。為張禹之子。名勳。長

為清河令。寬明自任。人不忍欺。待吏如僚友。視民如家人。】

我們先看這一段。這個『帝君』就是指文昌帝君。在我們中國漢地，有很多文昌帝君的廟宇，很多省分有，在四川、山西、山東這些地方都有，在上海城隍廟裡面也有供文昌帝君。在台灣供文昌帝君的廟也很多，有一些廟裡面都附帶有供奉文昌帝君。拜文昌帝君的人也非常多，特別每到考試，高中聯考、大學聯考。在台灣，我曾經到台北市萬華區龍山寺去上香，這個寺廟也是三教都有，主要供奉觀世音菩薩，大殿後面也供奉關公、華佗、媽祖、文昌帝君，這些我們中國傳統道教的神明都有供奉。文昌帝君這個桌子上面，每到聯考，有一次我去看，都堆滿了准考證，都影印的。家長為了兒女能考上好的學校，就把他那個准考證影印，放在文昌帝君那個神桌前面，放在那個桌上，求文昌帝君保佑他的子女能考上好的學校。大家都知道，古時候文昌帝君管科舉的，要到京城考試，能不能考得上，這個事情他在掌管的。沿襲到現在，大家知道文昌帝君是管考試的，所以才有很多家長把子女的准考證影印，放在文昌帝君那個神桌上，求文昌帝君來保佑。

實在講，文昌帝君拜的人很多，認識文昌帝君的人不多，因為沒有人介紹講解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。因此這個廟很多，但是認識文昌帝君的人不多，原因就是沒有人講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，大家也沒有去聽，自己也沒有去找這個資料，自然認識的人就不多了。如果不讀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，特別清朝周安士居士給我們做這麼詳細的註解，引用三教經典來註解這篇文章，實在講，我們真的不認識文昌帝君，文昌帝君對我們的教導我們一無所知，不知道。只是想求他保佑，不知道他教我們怎麼存心，怎麼來做好事，這個完全不知道，完全不懂。不懂，只是去拜去求，那真的就如《了凡四訓》講的，「求之有道，得之有命」。你命中有，自然能得到；

你命中沒有，你怎麼求也求不到，因為「萬般皆是命，半點不由人」，人都有命運的。

我們命中沒有，能不能求得到？佛在經典上給我們講的很清楚，肯定求得到。求作佛都能求得到，求了生死都能求得到，那何況世間人天福報？人天福報在佛法來講是小小福報，有漏的福報，怎麼會求不到？關鍵要明理，要懂得方法。如理如法來修學，必定有求必應；如果不如理不如法，那就是《了凡四訓》講的「求之有道，得之有命」。你縱然想盡辦法要去求，還是看你命中有沒有，命中沒有，你怎麼求也求不來。如果懂得佛法，斷惡修善，積功累德，真的有求必應，這個才是正確的。如果不如理不如法，命中有就有，沒有就沒有；如果如理如法，命中沒有，也能求得到。所以袁了凡先生給我們做出一個榜樣，一個例子，給我們現身說法。所以我們要文昌帝君保佑，的確是要來學習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。

這裡講『帝君曰：予既離惡道』，這句話我們前面，《陰騭文》前面我們也學習過了，文昌帝君曾經墮到三惡道，就是墮到畜生道當龍。這個公案在歷史史卷上有記載。漢朝時候，呂后（劉邦的皇后）害了文昌帝君的母親。他的母親是劉邦的侍姬，呂后看到劉邦對他這個姬妾這麼寵愛，她嫉妒，把她害死，害得很慘，劉邦死了之後被她所害。他的母親四肢被砍掉，被整得不成人形，所以他看到這個他就要報仇。後來死了之後，他就發了個願，要去變一條龍，把城裡面，呂后他們這些害他母親的人，統統把他淹死。果然他死了之後就當龍了，雨下得很大，把整個城的人都淹死了。淹死了之後，冤家對頭只有幾個，但是無辜的人被淹死的非常之多，那些人跟他無冤無仇，連累到無辜的人。所以後來被玉皇大帝處罰，當一條罪龍，受罪的龍，那個龍全身長蟲，時時刻刻被這些蟲咬，痛苦不堪。所以這個龍種類也很多，有福報很大的龍王，幾乎跟天

人一樣大的福報，也有福報比較小的，也有罪龍，受罪的龍，就像在地獄一樣的。他因為犯了這個罪過，受這個果報，後來遇到釋迦牟尼佛，他才得到解脫，就離開惡道了。所以「帝君曰：予既離惡道」，他說他離開惡道了，離開惡道就是遇到佛之後，小字有註解：

### 【遇佛之後。】

因為他遇到釋迦牟尼佛，佛給他講經說法，他明白了，放下了，懺悔了，後來就得度了，離開惡道。離開惡道之後，『受形於趙國』，「受形」就是去投胎了，形狀又恢復人形，又到人道來了。

『趙國』是現在河北省邢台這個地方，古時候是趙國。投胎到趙國來，『為張禹之子』，這個張禹是東漢人。在我國漢朝分西漢、東漢，因為建都的地方不一樣，東漢、西漢這個當中是因為王莽篡漢，前面屬於西漢，後期屬於東漢。根據資料記載，張禹（大禹的禹）是東漢中期的的大臣，也是一個好官。投胎做「張禹之子」，做他的兒子，投胎到張禹的家裡來了。『名勳』，這個「勳」是功勳的勳，勳章這個勳，他的名一個字，叫勳，張禹之子，他叫張勳。離開惡道，他投胎到趙國，做張禹的兒子，名字叫張勳。

『長為清河令』，「長」就是長大之後，他也做官了。古時候考中進士，朝廷會分配他到地方上去當官，一開始大部分是當縣令。「清河」是現在河北省邢台清河縣，古時候清河也是一個縣，「令」就是縣令。古時候叫縣令，管這個縣的一個主要負責人，現在叫縣長，他是管清河縣的縣長。他當這個縣令，『寬明自任』，「寬明」，寬是寬厚，明是清明，他管理這個縣，以寬明來要求自己，「自任」就是要求自己。『人不忍欺』，凡是人，不管什麼人，上面的人、下面的人，他都不忍心去欺負人的，不會仗勢欺人；當了縣長就作威作福，他不會這樣，不忍心去欺負人。不但不忍心欺

負人，『待吏如僚友』，「待」是對待。這個吏，在古代大小官員就叫吏，官吏。官吏有大有小，職務比他小的、比他低的，就好像現在一個小公務員，在縣政府裡面當一個科長，或者什麼局長，這個屬於吏，他下面辦事的官吏。他的職位當然比較高，他是縣長，在這一縣他最大，縣長下面辦事的這些局長、處長、科長，都是屬於他的下吏，他下面辦事的官吏。他對待這些下屬、這些官吏，他並沒有說我職位比你們高，你們比我低，顯得自己高高在上，沒有，他對待這些下屬的官吏「如僚友」，僚就是同僚，友是朋友，好像都是平輩的，很親密的。同僚就是同事，好像我們彼此是同事，都是朋友，他是用這種心來對待他的下屬，並沒有看他自己高，他們就低，他的心是平等的，對待這些下屬官吏如同自己的同僚、朋友一樣。

『視民如家人』，看這個地方上的人民就像自己家人一樣，一家人，那真正是當這個地方上的父母官，愛民如子。所以「視民如家人」，看待這些人民就如同自己一家人一樣，他是用這種心態來看待人民的，這個就是好官。在我們中國傳統文化來講，在這個地方上做官，你就是這個地方上的父母官。為什麼叫父母官？就是你當縣長，當一個縣令，管這個縣，住在這個縣的人民就是你的子女，就是你的家人，你是他們的父母，用父母這種心來看待人民。我們都知道天下父母心，做父母的沒有不愛護自己兒女的，就是用做父母這種心態來看人民，來照顧人民，來為人民服務，就像自己子女一樣。所以父母官好！現在民國成立就學西洋的，當官叫公僕，這個過去我們淨老和尚在講席當中也講過，說公僕哪有父母好？這個世間上對我們最好的、最關心的、最愛護的就是父母，天下父母親沒有不愛護子女的。僕人對主人那就不一定了，有的僕人對主人他很忠心的，但是僕人對主人不忠的那就很多了。僕人對主人，他



的心態跟父母對子女的心態就完全不一樣，所以還是以父母的心態來對待人民，愛民如子，這個是最好的。如果用公僕，自己是一個僕人，那些人民是自己的主人，那現在有幾個公務員把人民看做自己的主人？沒有！所以不如用父母官這個名稱來得圓滿。

視民如家人，我們從這個地方就可以知道，文昌帝君他當清河縣令，他用什麼心態來治理這個地方。現在也有很多企業家學習中華傳統文化，他這個企業，這個公司、這個團體，把公司上上下下這些員工，包括員工的家屬，都把他看做自己人，這樣來照顧。在蘇州固錫電子公司吳念博居士，他就是這樣的一個做法，把公司的員工，包括員工的家屬，都看做自己家人，以照顧家人這樣的方式來照顧這些員工和家屬。當官的人如果也是用這樣的心態來治理這個地區，以這種心態來看待人民，這個地方沒有治不好的，肯定會治得非常好。這個才是繼承中華優良傳統文化的教育，現在我們淨老和尚提倡也是提倡這個。這裡講到視民如家人。

【吏有失謬者。正定之。】

這個『吏』就是他下面辦事的這些官吏。「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」，不可能都沒有過失，過失你做長官的人有義務跟責任去給他導正。他的下屬官吏辦事，做人處事有過失、有錯誤，『謬』就是錯誤，他幫助他們導正。下面講：

【弛慢者。勉勵之。】

下屬各種情況都有，有的是屬於『弛慢』，「弛」就是放鬆，「慢」是怠慢，就是辦事不積極，很懶散，辦事不認真，很怠慢，放鬆怠慢，辦事不認真。對待這樣的下屬，『勉勵之』，「勉」是勸勉，勸他不能夠這樣，這樣對不起人民，也對不起自己；「勵」是鼓勵，鼓勵他要振作起來，辦事要認真負責，要積極，不能不負責任，懈怠散漫。遇到這樣的官吏，他的下屬，他就勉勵他。人總

是有良心的，上面的主管來勉勵，自己總是要振作起來。所以「弛慢者，勉勵之」，就勉勵他們。

【鹵莽者。教誨之。】

『鹵莽』，有的人他辦事也很有衝勁，也很積極，但是很鹵莽，粗心大意，往往得罪人。在《無量壽經》講「魯扈抵突，不識人情，無義無禮」，就是鹵莽。鹵莽的人就容易跟人家起衝突，講話有時候也是比較衝，可能在辦一些事情都會起衝突，起口角。這個過去我們在公家機關也常常看到，有一些辦事的公務員心情不好，很鹵莽，講話也很衝。有一些人的確他有辦事能力，但是鹵莽，他事情可能就辦不好。比較衝動，粗心大意，雖然很認真做，但是事情做不好。遇到這樣鹵莽的下屬就『教誨之』，「教」是教導，跟他講道理，「誨」是訓誨。教有身教，就做給他看；誨這個是言字旁，一個每天的每，誨這個字就是用言語來勸。誨這個字，每天的每，主要說誨勉勸導，常常勸，不厭其煩的常常給他提醒。人不可能跟他勸一次他就改過來，這樣的人有，不是沒有，但是不多。在古聖先賢，我們看到只有孔老夫子的得意弟子顏回，他不貳過，勸一次他就改過來了，其他的人恐怕就要兩次、三次，甚至很多很多次，他才能改過來。所以這個教誨，誨人不倦，教化眾生是長時間的，像我們淨老和尚講經說法就是教誨，講了六十年了，還不斷的講，不斷的勸，不厭其煩的重複的勸。這是教誨之，所以要長遠心，也要有耐心，也要寬容之心，遇到鹵莽的人就是教誨他。下面這一類是：

【詭詐者。詰難之。】

人，各式各樣的人都有，小時候聽我父親講，「一樣米養百樣人」，就是米是一樣的，一種米，但是養的人是一百樣的，一百種不一樣的。米是一樣的，但人不一樣，養的人每一個人都不一樣。

這個百是一個形容，當然不止說一百個，一百個人有一百個樣子，一千個人有一千個樣子，一萬個人有一萬個樣子，各個不一樣，這裡給他歸類大概就是這幾類。這一類的，上面是講鹵莽的、懈怠的，有錯誤的，這裡是講這個心很『詭詐』的，我們一般人講心機很重的，常常暗地去傷害人，做一些損人利己的事。「詐」就有欺騙在裡面，「詭」就是弔詭，他的心機叵測，很會用心機，很會用詐騙、欺詐這些手段來騙人。遇到這樣的人，文昌帝君就『詰難之』。他講這個話不實在、欺騙，他就會給他責問，責問當中也就教導他，讓他心服口服。你使用這些詭詐，我並不是不知道。責問，「詰」就是責問，你用什麼話來欺騙，就根據你講的話來責問你，讓你知難而退，以後不敢再做詭詐的事情，做詭詐的事情瞞不過上面的人，自然他就收斂了。所以遇到這樣的人就詰難之。

### 【爭財賄者。】

下面的這些官吏也會爭，特別爭這個財物。『賄』是賄賂，下面辦事的人也會收受賄賂。人家拜託他辦事，來賄賂他，希望他幫幫忙，這個自古以來到現在都有，到現在還是有。賄賂，譬如說一個單位的同事，彼此也會相爭，爭取這個賄賂。在我們現在政府部門講，哪一個部門油水最好，都很多人去送賄賂給他，請他幫幫忙，或者檢查工程不要太嚴格，這個當中就有賄賂。有賄賂，這個位子很多人要去爭的，為什麼？爭取到這個位子，他的收入就多了，因為很多人來賄賂他，要請他幫忙。大家也會去爭，爭這個財，爭那個位子主要是為了財，為了錢財，但是這個錢財是不義之財，收受賄賂是不義之財。文昌帝君遇到下屬有這種情況，「爭財賄者」，爭取財物，接受賄賂這樣的人，

### 【以義平之。】

『義』就是義理，用義理來平息他這個貪念，來平息他貪贓枉

法這種錯誤的做法，這個義理當中也就有講因果了。一部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講的內容跟《太上感應篇》一樣，它是屬於因果教育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。在《太上感應篇》講，「取非義之財者，譬如漏脯救飢，鴆酒止渴，非不暫飽，死亦及之」，就是取這個不義之財，賄賂是不義之財，不義之財得來，你不但不能享受到，就好比口渴了，你去喝那個鴆酒。這個鴆就是鴆鳥，據說這個鳥的羽毛很毒，如果那個酒被這個鳥的羽毛沾到，那個酒就有毒，就是鴆酒，人喝了馬上就死了。你想要解渴，你去喝那個鴆酒，喝那個有毒的酒，不但不能解渴，喝了馬上死。漏脯救飢，那個有毒的肉、壞掉的肉，肚子餓了要吃那個肉，吃了就中毒，食物中毒而死。文昌帝君就用因果義理來平息這種爭財收賄賂的錯誤做法。因為你得到錢財要做什麼？自己享受。但是你取這個非義之財，不但不能享受，恐怕福報就折損掉了；原來想佔便宜，現在反而吃大虧。這個《感應篇》講的很清楚，你從不正當的地方取得的錢財，就有一些意外的事情把你這個錢財消耗掉。不是打官司，不然就家人生病，或者自己生病，或者意外的事情，或者你去投資做生意虧得光光的，有些人，比較不務正業的去賭博，輸光光的，或者盜賊來偷、來搶，或者被騙，就有一個意外的事情給你消耗掉，那你不但得不到好處，反而有損害。如果明白這個事實真相，誰願意去幹這種傻事？肯定不會了。會幹的人一定他不知道，他才會去幹這個傻事，想得到好處，不但好處得不到，反而得到壞處。所以「以義平之」，用這個義理來平息他這些貪念，平息這些爭端，不然沒有用義理來平息，這個爭端是沒完沒了的。

【爭禮法者。以情諭之。】

這個禮我們一般講常禮，在《禮記》、《曲禮》、《周禮》。『法』是法律，國家的刑法。儒家在古代以禮治天下，如果人人懂

得禮，天下就太平了，不用法律了，用禮來治。所以孔老夫子也講，在《論語·為政》篇講，「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」。道之以政，道就是一個方法、方式，政就是政治，道之以政就是辦政治。訂了很多法律，人民如果犯法了、違法了，齊之以刑，齊就是依這個法律的標準來給他判刑，齊之以刑。這樣來治理人民，人民是什麼樣？民免而無恥，人民他沒有羞恥心。他不敢犯法，他只是怕被抓到、被處罰，如果一有機會，他還是會做違法的事情，我們現在的話講，鑽法律漏洞，他還是會做違法的事情，人民他沒有羞恥心。為什麼沒有羞恥心？他不知道做這個事情是不對的，是錯的。他只是怕那個刑罰而已，他良心不會發現的。在佛法講，他沒有慚愧心的，被抓到了，他認為是自己倒霉才被抓到，很多人不是這樣幹嗎？幹這些不如法的事情，他運氣好，沒被抓到。辦政治，只是用法律來約束人民，人民他沒有羞恥心，有機會他還是會犯法。如果「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」。道之以德就是跟他講道德，這是講倫理道德的教育，這個就是教他，教化人民。如果他違反倫理道德，你用禮來規範他。禮是尊重人權的，把人當人看的，用法是不把人當人看的。現在西方國家不都講人權嗎？用法就沒有人權了，用禮他就有人權，尊重人。就是你犯錯了，你現在失禮了，給你提醒，你自己就感到慚愧，趕快改過來。用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，他有羞恥心，自己會約束自己。

此地『爭禮法者』，禮法也有人在爭，爭這個就非禮了，不是禮了，禮它是讓，它怎麼會爭？我們一般講禮讓禮讓，爭肯定他不懂禮，只是用禮這個形式來跟人家計較，或者用法律來跟人家爭。他的下屬，辦事的人，也有這樣的人，爭禮法的。這個禮實在講，過去李炳南老居士講過，一部《四庫全書》講的就是人情世故，世故人情。什麼叫禮？禮就是要懂得世故人情，那個才叫禮；不懂世

故人情，用那個禮到處要求人，不要求自己，那非禮了。所以文昌帝君遇到這樣的下屬，爭禮法的人，『以情諭之』。「情」是什麼？人情世故，跟他講人情世故。別人對我們失禮，我們要反過來想想，我有沒有對人失禮，首先都是先反省自己，不要先去怪別人，這個才是聖賢教我們的。「諭」就是曉諭，讓他明白，明白這個禮法它是講人情世故的，你要給他開導、給他說明，讓他明白什麼叫禮、什麼叫法。所以「爭禮法者，以情諭之」。

【為賊者。使償其貲。】

地方上的人民，做賊的、做小偷的，這個自古以來也都有。當賊抓到了，你要賠人家，償還，你要還錢，你偷人家多少你要還，讓他知道那是錯的，不能去當賊，去當小偷、當強盜。文昌帝君看到這個地方上有人做賊，就是要讓他還錢財，偷多少你要還多少。這也是個教化，就是你還錢了，那就不治你的罪；你不還錢，那就要被判刑，這個的確是非常寬厚的一種政策。現在不管，你抓到就是關起來，或者先打一頓再說，這個就是沒有給他反省改過的機會。就是要他還錢，如果你還不起錢，你錢給人家用光了，你要做工去償還。下面講：

【傷人者。使庭拜其敵。】

『傷人』就是跟人家打架，去打人、去傷害人的。這個被官府知道了，就叫他，你要登庭去拜罪，你傷到誰了。『敵』就是他的敵人，敵人就是跟他打架的對方，跟他敵對的那一方。你把人家打傷了，你要去登門謝罪，還要去賠償。把人家的傷醫好，還要去向人家懺悔認錯，官府就不給你處罰，你就去認錯、去賠償。這講傷人，打傷人的。

【初情可憫者。猶宥之。本心可恕者。猶出之。】

『初情』就是初犯，這種情況可以憐憫的。『猶宥』，「宥」

就是寬恕，就是寬恕他。他是初犯，第一次犯，他的情況也是有他可以憐憫之處，就會去寬恕他，不給他判罪，寬恕他，猶宥之。這個是粗淺的。『本心可恕者，猶出之』，「本心」就是看他本來這種動機、心態，他這個犯錯還是可以寬恕他的，譬如說他也知道自己錯了，也認錯了，懺悔改過，這個就可以寬恕，「猶出之」，出之就不給他判刑、判罪。

【必詞窮心盡。而後付之於法。若夫失出之罰。容惡之謗。予所不辭。】

文昌帝君實在非常慈悲，這些下面辦事的下屬，以及這個地方上的人民有犯錯，盡量就是去教育他，讓他能改過遷善，盡量不動用刑罰。這個就是符合《論語》講的，「道之以德，齊之以禮，有恥且格」，人民就有羞恥心了，慢慢他良心也會發現，知道自己不對，就符合這個。如果用道之以政，齊之以刑，民免而無恥。所以帝君在治理，為政，辦政治，他主要，我們看得很明顯，用聖賢倫理道德因果教育來教化人民。動用到刑罰那是很不得已，『詞窮心盡，而後付之於法』，這個人真的是沒辦法了，講也不聽，該講的話已經跟他都講完了，用心也都用盡了，他還是不回頭，還是犯錯，這個時候才「付之於法」，才用法律來治他的罪，你看文昌帝君這種存心是多麼的仁慈，多麼的愛民如子，不得已，沒辦法了。

『若夫失出之罰，容惡之謗，予所不辭』，這個「失出」兩個字是古代漢詞語，在漢文裡面的一種言辭，言語，叫失出，過失的失，出去的出。這個失出，它的意思就是法律上，指犯重罪而科輕刑，或應科刑而不科刑。這個失出就是他犯了重罪，但是給他判的刑判輕刑，沒有給他判重刑，或者應該給他判刑而沒有給他判刑，這個叫失出。「失出之罰，容惡之謗，予所不辭」，包容這些惡人，當然也會有一些毀謗，文昌帝君講他也不會拒絕的，不辭，他不

會拒絕的，他還是以倫理道德做為他從政的一個原則。所以他真的是以仁政來治理這個地方，用仁政來治理這個地區，這個地區人民遇到這樣的好官，真的大家是有福報。

【為政五年。而雨暘以時。蝗疫不作。小民之禱。頌興焉。】

『為政五年』就是他在那邊辦政治，在清河縣辦政治辦了五年。『而雨暘以時』，該下雨就下雨，該出太陽就出太陽。這個「暘」就是一個容易的易，再一個日，就是太陽在雲層忽隱忽現叫暘。我們常常看到天上有雲層遮住太陽，等一下雲層飛過去，太陽又出來了，等下下面一個雲又來了，又把太陽遮住了，我們看太陽就忽隱忽現，這叫暘，雨暘就是該下雨的時候就下雨。蝗蟲就是害蟲，吃農作物的，這蝗蟲就沒有了，瘟疫、傳染病也沒有了，這個地方真的是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。所以『小民之禱』，「小民」就是人民，這些人民大家都過著安樂的日子，大家都在祈禱，在歌頌、讚頌太平盛世，這個風氣就興起來了。下面這段「按」，「按」這段是周安士居士根據文昌帝君這段，他來做一個評語：

【漢世良吏多矣。有如帝君之視民如傷。慈祥惻怛者乎。乃考之史鑑。但見曲詆張禹。而後人之善政無聞。然則史鑑。果可盡信乎哉。】

這段是周安士居士根據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這一段，他做一個分析、評斷，評論判斷。說『漢世良吏多矣』，漢朝這個時代，漢高祖劉邦建立了漢朝，漢朝這個時代善良的官吏很多，好官很多。

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裡面講的張禹，就是文昌帝君的父親，他這一生這一世投胎到趙國（就河北邢台）做張禹的兒子。他的父親也是好官，漢朝好官也很多。有如同文昌帝君他這樣『視民如傷』，看待人民就像看待子女一樣，時時刻刻就是怕傷害到人民，存心『慈祥惻怛』，愛護人民，的確是非常難得的。有沒有像他這樣的好官



？『乃考之史鑑』，「考」就是考據、考察，『史』是二十五史，『鑑』是通鑑、史鑑，史鑑它記載歷史的事情、歷史的人物。史鑑記載，『但見曲詆張禹』，就是對文昌帝君的父親，史鑑裡面記載的都是扭曲、歪曲的，詆毀張禹，說他的壞話，而使後來的人對他們張家這種善政都不知道，『無聞』就是不知道。大家都不知道，因為受了史鑑錯誤記載的誤導，反而人家不知道了。『然則史鑑，果可盡信乎哉』，史鑑也不能完全相信，還是要去考據的，各種資料去考據，這是周安士居士給我們提出來這樣的一個評斷。真的是作史鑑，過去李炳南老居士講，如果記載錯誤，或者無意的都有過；如果有意的，人家好的給他寫成壞的，那就造罪業了，這是地獄罪，打妄語，冤枉好人。

這個一段，兩則公案我們今天學習了一則，「清河善政」，下面「雪山大仙」這是第二則公案。我們今天時間也差不多到了，剩下一分多鐘，我們到這裡是一個段落，我們就先學習到這一段，下面這個雪山大仙，我們下一次再繼續來學習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，阿彌陀佛。